

通志臺經解

DE 12
1.411
368



門 12
論語集



論語集編卷第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

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比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

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子路曰衛

論語集編卷七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

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曰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

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入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

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其事之本末告諸大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止天理得名正口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

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隨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南軒曰小人云者為其所見者小人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交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蓋好德者人之公心視遲之欲下從

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遠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

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集義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時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未讀周南召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

衰亂政亦相似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

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卿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

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或問文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備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不猶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亦

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曾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

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

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

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不可。○又曰：所謂仁者，以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庶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政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怠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

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

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本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音父

由○昔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通志堂

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

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則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替瞽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聖明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

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黃氏曰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者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慾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

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一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

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

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

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整言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晁氏曰尊義於己不窮於外士之上也僅能有義於己而未能不窮於外士之次也孝弟稱於宗族鄉黨特行己有恥之事○或問行已有恥為使不辱亦何足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何邪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以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誣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

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

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其中可得矣○子曰南人

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

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或問云云曰者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

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若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朋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本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和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是○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且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南軒曰易事者平恕之心難說者正大之情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曰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拘迫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

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朱氏跋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治人然後可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切也偲偲詳勉也

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昔月三年百年

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

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閒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或問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夫子告之何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本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反

闖進於會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感其根本不使少有豪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言深矣○問克伐與克復不同先生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已是入來勝已克伐是出去勝人○問克伐與克復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工且能於此不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止於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過得佳一旦決裂較大可憂○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為之心未嘗忘○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足還是氣昏力弱沒奈何曰是他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他見得道理未盡便把這箇做仁較之世人沈迷私欲他一切不行已足多少好惟是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一去將克伐怨欲都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故病○南軒曰克伐怨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欲進於是其惟克已乎○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已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必發掘其本根非顏子大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

處也○南軒曰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為○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乎○愚案懷居與小人懷土之義同

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

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

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

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通志堂

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豪忽之間，心不在焉，則為不仁。是故君子戰兢固持，而惟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雖秉彝之端，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禘，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語：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渾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曰：彼哉彼哉，彼之為人也。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說，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乃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或問十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是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為何人，獨吳氏為能攷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駢夏楚宜申，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問管仲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真箇人，他人便不是人。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愚案古注范楊之說，皆似未安。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逸之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命。吾集編卷七

通志堂

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

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曰老者行義為人所尊之稱趙魏老號為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為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以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處之得其當而已○黃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議論人物者但見其長厚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事則○子路問成人亦未足為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云其言可謂公且平矣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魯子魯卞邑大夫

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要舊約也平牛平日也

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孫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此為入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千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矣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矣洪氏以為特以四人為言者四人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攷可也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夫子方

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哉蓋子路晚節末路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是以自名其善而為此辭與未見其止者異矣○文之以禮樂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樣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得○南軒曰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子之才而亦篤實忠信之士也故在今日亦可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

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

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

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公叔文子得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笑取何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適者也此文子得不笑不取之名也而

公明賈以是稱之也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籀曰子富若負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南軒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厚子重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蓋如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之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

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南軒曰尹氏云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

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威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公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南軒曰詳觀召陵討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譎正之異○子路曰桓公

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案春秋傳齊襄

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曾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

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掩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況匹夫匹婦之為諒者正指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愚恐記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事非決於一時之義耳程子又謂若使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邪曰召忽之失在於輸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後功

固不可期而其在者固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足始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若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耳而子糾弟耳若使糾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以忽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徒義而夫子子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秦隋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拯救生民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其告子貢亦然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答問抑揚之意學者當味之○愚案如其仁如其仁朱子以為誰如其仁或者以為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近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

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

人字○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威不可同世之離矣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成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證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朝謂

升諸公

文

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南軒曰志在上賢而無媚嫉之心以斯一善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其謚以文可也

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視鮒治宗廟孫

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

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南軒曰以衛靈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但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

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也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

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

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

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

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

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言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南軒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也故告之以勿欺為主○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夫子之告子路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以不戒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

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案張子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未子之說本此○南軒曰上達反本下達趨末皆云達者如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此章在病人不已知與疾沒世名不稱之次故楊氏云云朱子有曰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問曰這須要自有如一日之閒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當然而為之雖甲兵金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云云○學古齋箴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己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煒燁世俗

蘧伯玉使

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

命五集編卷七

通志堂

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

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每言使乎以重美之案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

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心事而使

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業著見於外而使

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南軒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其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王彥霖問心一也有曰云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名其德耳其理一也德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凡名其德十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

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南軒曰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

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然所以勉其不及者亦甚至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

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

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

論語集注卷之

通志堂

觀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

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

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敬言之亦深矣○子曰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問才受乎天德

係乎習乃重才而輕德者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

所有特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係

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

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為才以鎔範鑄採為德其失正

與此同至於蘇氏之言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

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南軒曰驥之

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況於君子乎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

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羿善射奭盪舟皆不得

其死然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或人所○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亦與此章同指云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子曰何以直報

怨老子書德子曰何以報德謂恩惠也

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

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辭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

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夫子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

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

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

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

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朱子語錄下學者事也上達者

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釋氏只說上達

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原不相離○或問云曰學窮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不得其所欲則怨天尤人蓋揚已之善而歸過於天人也下學者所學日用常行之事也上達者道德性命之理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是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謙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

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乎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言此

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史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公伯寮學於孔子而所為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之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師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申之時

也道之興廢固於是乎在耳曰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體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命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南軒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興廢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較之孟子予不過魯侯之命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子

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

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黃氏曰四者固非有優劣

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莖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

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

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乎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

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以有為故以是
 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黃氏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
 人故以是為言然無孔子之聖則寧為晨門而自處於抱關擊柝也其言聖人則
 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賢也已○南軒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
 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

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黃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硜硜音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屬攝衣涉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硜音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南軒難作去聲謂其言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音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

意否曰意亦相似○又問云云曰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觀之此心才不虛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察何以為聰治容亂色交蔽而不辨何以為明睿智肯出於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惑○南軒曰修己之道不越乎敬敬之道盡則所為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推之家以及於天下者皆其理也極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眾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無不盡者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

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也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今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

論語集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南軒曰夫子之意以為童子當為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安乎童子之所為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焉能以求益乎故以為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而防傲惰之萌使之循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論語集編卷第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

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

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

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案史記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

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

邪人之不吾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
 而紀之條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頗
 回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
 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或問衛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
 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
 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
 孔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
 但曰未學而已猶且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使靈公
 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
 與孔子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孔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
 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百遠哉○
 南軒曰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
 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秩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
 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事君親上其強孰禦
 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
 ○子曰賜

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

所本也故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子一以貫

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
 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非物
 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乎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比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
 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愚案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
 可見矣○說見前曾子忠恕章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溫見發也○南軒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之行去聲 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

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

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

是將何往而不行乎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 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

如於孫林公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

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蘧伯玉之說曰據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

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子以父

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有以伯玉

得明哲保身之道而史魚所不及者非也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

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初非專為明哲保身

之計也君子出處一於義而已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適節而失於矯訐

之道則在己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

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言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或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有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仁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禮義士不以所賤易於所貴之宜。仁者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按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全。學問只要仁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仁成方死只是見得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有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突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豪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仁人於理之當然如飢食渴飲也志士謂志於仁者亦能擇而處之矣。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弊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人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慈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有似箇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以為善則已不安帖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案朱子此段係答南軒殺身成仁之義。。子曰貢問為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

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事賢友仁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相勸勉乃為有益。南軒曰器利則事善若所事與所友泛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

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
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

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
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
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
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
絕之鄭聲鄭國

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
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
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攷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
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
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
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
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之得其正也曰陽
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育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
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為是為生物之
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行伐
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
乎統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

王之制而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
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
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
之所以為過侈歟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
下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攷然意其必有未備
者矣○問程子云云曰非但言準則也謂以此四者為準則餘可推也○屏山劉
氏曰顏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
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樂韶
舞也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
謂之通易可也○此章蓋聖人許顏子以王佐之事業○又家語魯定公問於顏
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為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三日馬佚公召
回曰吾子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
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馬執
轡容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以此知之
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
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說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
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案顏子在陋巷而

於帝王經世之事無所不講此學者所當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

通志堂

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有與之與乎聲○竊位言不稱

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案論語所論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子桑伯子史魚柳下惠各已見篇今不重出而春秋褒貶又當攷焉非此所能盡也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已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子曰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南軒曰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己而責於人者深未嘗須臾得其平也○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全篇皆可取今不錄○程子曰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又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吳諸葛恪與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

不堪其責則不得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開小人得容其開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恪之為人無足云者而其言不可廢又恪雖能言終以多怨致禍可見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皆足為世戒故附於此○已上皆言責己又聖賢所論有所謂檢身者成湯檢身若不及是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又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己者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是也有所謂克己者孔子之告顏子又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乾谿之難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曰身也父母之遺體可不敬乎是也又所謂誠身者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也此數者其言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論語集注卷八

通志堂

六

論語集注卷八

是忠之發處若無忠做恕不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

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

今亡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皆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衍義好惡善

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

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實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

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

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

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

論語集注卷八

通志堂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卸其未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

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

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問克已復禮為仁便是極了

今御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更不去失而

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要本

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卻方好去檢點其

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問知及仁守此則未能保之於

學莊以涖之以後是說為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

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

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子曰君子不可

此雖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

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

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

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

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其才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曰君子

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

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也○衍義曰君

子所有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與大事小人局於狹小而其長易見故

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

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

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

為仁之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

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所謂不遜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為者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仁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

於有所為者發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

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南軒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於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

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

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

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必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過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言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

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替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

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悔寡不虛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卒章之說曰張敬夫推之尤詳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巳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告之歷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閒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謝先生為朱震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史音俞○顓史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過反○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通志堂

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對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

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財少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若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盾也戈戟也

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
 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顛史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魯魯
 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
 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或
 問首章之說曰蘇氏所推兩條攷之尤密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
 以吾攷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
 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
 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
 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顛史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
 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
 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史而在蕭牆之內也但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
 以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
 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
 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
 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眾少矣其然則君疑其臣而至於
 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
 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
 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
 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通釋曰三家之罪在於四分

公室而私有之此其好名犯分之大惡也若以此而加之罪則不可仕明矣馴習
 既久以為當然故孔門亦有仕於其家者仕於其家則不復知有魯矣冉有之言
 曰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但知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
 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其於夫子社稷之臣之語蓋懵然其覺也夫子不均不
 安之語又專魯以發之其言切矣以求由之賢蔽於習俗安於養尚不復知義
 理之正況下此者乎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南軒曰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
 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顛史為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
 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為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則為具臣
 而已矣○愚案孔子與門弟子言未有若此之反覆詳悉者亦以其不可故邪○
 齊左傳齊師伐魯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逆齊師于郊求用矛以帥眾遂入
 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杜
 氏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
 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天
 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無上

失政則下無私議非措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

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衍義曰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外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其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

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於成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南軒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告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貴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焉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便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愚案集注謂便辟直之反善柔諒之反便佞多聞之反南軒則不然正宜玩○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之樂音岳驕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

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

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

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

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

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

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

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

曰畏天命者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者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言佩服而唯恐

違也然而三者皆主於畏天命○又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

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

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吾取之杜氏注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

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取此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亦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

也荀卿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心敬小人則貌敬豈其然邪

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自不為狎侮非以危殆為可畏也孔子曰君子無小

大無眾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荀氏之醇疵可見矣○此章專言畏董誥子重問

敬宜何訓朱子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勉齋黃氏則云嘗聞之師曰敬

之為義惟畏足以盡之蓋嘗深思其故則不易之論也敬者人心畏悚之名也故

字之從人從敬則曰敬從言從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悚戒懼之意

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

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案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

薛畏翁書質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生親筆則曰近者為當況畏於敬雖最切

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祇畏抑畏寅畏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怯畏懦之屬又安

得為敬乎是又不容不辨○又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

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朱子曰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之欲如水流行此

民之下行見可懷而思可畏此民之中行此章列於小學故取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南軒曰困而學如○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

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或問九思曰公且曰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聰明曰這只是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言又却都沒些事聖人教人意思如此此有物必有則一箇物有一箇道理況耳目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意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且道如何視明明聽聰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物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須是知得此物不當視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仁義忠信之言將耳常常聽著不好說話其教入耳故曰聽德惟聰○南軒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入理之所由擴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若但欲深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

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

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矣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首陽山名 其斯之

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

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嘗獨立之時所

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

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

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

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集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闕孔子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

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

仕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危亂亟數也夫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遠仕孔子

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

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誣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誣矣而
 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首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告長沮
 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
 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辭以荅之然味
 其言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誣也胡張之說善
 矣胡氏曰揚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誣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
 以其自為也詎勉賢者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曰聖
 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
 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節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陽貨之言
 集注所謂諷使速仕亦謂是也其語意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日月已過矣歲
 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學者於此章固當
 因是以得聖人待惡人之道又當知聖人之言動從容中節如此者蓋道全德備
 義精仁熟如化工生物皆自然而然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勉也○案夫子之見
 陽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附此逃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
 遠小人而不惡而嚴傳曰天下有山下趨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
 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
 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
 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睽初九見惡人无咎傳曰當睽之時雖同
 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離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
 之意致凶咎之道也又豈不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

聖王所以化姦凶為善良革離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朱子曰必見惡人然後
 可以避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又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
 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
 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
 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
 也故以諷孔子孔子云云蓋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
 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免乎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
 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予見南子于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
 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
 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
 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
 禮則彼之不見我何與焉然此豈于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
 深思以得之也○或問夫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案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蓋以
 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致也然禮家又謂陽
 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
 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曰南子既非正適且以淫亂

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德隆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翦翦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于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朱子曰王驩齊嬖臣也輔行副使也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驢馱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也而切責之謂其位而與右師言者必師于驢也夫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驢言孟子獨不與驢言是簡驢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有位女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從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云云○南軒曰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孟子獨不與言者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爲簡己者蓋孟子為時之所尊驢雖小人亦幸其少假色是以望之於此而以不我顧爲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爲言何其正大而不迫與蓋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

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陷於險艱而已所謂小人不惡而嚴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近先生曰獨不勸以盡禮而勸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有如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聞末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勅使璟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廝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爲盡善矣○愚案遜睽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未至於聖學未可與權則遜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驢其正法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聖人所爲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曰不敢見曰何故不見曰待某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胎召亦往況南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勉伊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士大夫居官立朝不免與近習接者當以此爲法不然則未有不陷焉者也○又易史九二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史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夫子以愠矯之於王敦譬之此又別爲一義雖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或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

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定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探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

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問云云然則終不可移也邪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攷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蘇氏說但泛言人材之短長暇瑜未曾言狂悖之可移也如柴參亦不當以下愚例論蓋不移二字是承上知下愚兩端而言不當專以下愚論之蓋上知者知之非尋常之知下愚者愚之下亦非尋常之愚也知之者固不可移而之愚矣愚之下者雖有可移之理而無肯移之心則亦終於不可移而已故曰攷其歸則誠愚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人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

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

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或問云云曰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不助畔人天下所知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南軒曰弗擾不稟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

以亂易亂而又加甚耳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子張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

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

夫趙氏之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

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卑物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緇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南軒曰子

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專也其卒不

而後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不能安故問以辯之而不

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黃氏

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

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居吾語女語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

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

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

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
 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南軒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
 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先後故
 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言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
 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
 絞絞者許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
 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然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子曰
 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四關而通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

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之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謝氏曰詩吟詠性情

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因滯則關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黃氏曰可以觀謂可以致見已之得失也○子曰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問

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為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政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

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朱子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之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

通志堂

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〇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而塗說則棄之矣〇南軒曰聞善者行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助語說而已則於德何有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乎聲庸惡陋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〇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〇南軒曰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為事也患得者患無以得之也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為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至冰馴致其道也然則患得失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為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〇案眉山蘇氏曰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亡二世以亡秦盧杞懼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謀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乃知聖人之言良不為過亦名辭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開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〇范氏曰未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去聲覆芳服反〇朱正色紫聞色雅正也利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捷給覆傾敗也〇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欲無言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

論語集注卷九

通志堂

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于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于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得罪者故辭以疾而深敬之也○南軒曰孺悲之不見宜在棄絕之域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敢諷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宰我問三年

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柞檀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子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既葬

食水飲受以成布菘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練練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言不甘聞樂不樂居

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音亦甘也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

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

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

恩欲其有以政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菘也巴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

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此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案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亢直冠雄雞佩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

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則妄作故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

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皆去聲此小人亦謂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准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也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南軒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蚤也

微子第十八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囚伴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斯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邪曰案史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伴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去又使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也此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伴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

論語集編卷九

通志堂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各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載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為未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仁之為義固該體用而與惻隱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於用也故曰心之德愛之理則於仁之義為最切也然仁固愛之理愛亦仁之用仁固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行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啻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謂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為仁以其忠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
 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朝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或問柳下

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二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而事人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以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

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守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

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舌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

而去何邪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閒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閒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逐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蚤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勸尊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與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

同者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與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耨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子路行以告夫子

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

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

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

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子路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

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

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發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

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道之不行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日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黃

氏曰列接與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熱然忘斯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與然即三章而讀之見夫接與沮溺荷蓀丈人

此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思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

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真不啻若犬彘求欲為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於丈人之

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也與故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

借曰子而識之欲以見其不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夷與 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攷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

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前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有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如何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其惟天乎其惟聖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大師摯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故孟子所徵學孔子而已

適齊

大音泰○太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

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武入於漢

叢徒刀反○播搖也叢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

故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朞月而可豈虛語哉○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

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無

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夫故謂惡

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周有

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瓜反○或曰成工時

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攷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

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
仁則無閒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
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楊氏曰八人盡為士之道也

論語集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子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

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

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南軒曰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愚案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蓋臨難而死士節之常有不必思也○子張曰執德不

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

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

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眾理而不自以為博兼至善具眾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

才足以濟眾務而於天下之事有所不屑為恢恢乎習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

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
 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必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
 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
 為有亡哉○黃氏曰或問以寬廣為弘乃集注未改之前之說與今集注之意實
 相通而有所發明故不得不兩存也篤堅確也易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而曾子所
 謂死而後已者正謂此耳觀子張之一言則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
 者之所可及也○執道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
 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
 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
 步寬濶著得他在○問執德不弘先生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
 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許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好人告之以
 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端病痛○南軒曰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
 不回苟惟不然雖有為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
 能為有亡也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無由弘○子夏之門人問交於
 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
 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

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或問三章之說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斷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絕也以其處之其庶幾乎○南軒曰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其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為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為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但拒之之說微過耳然而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

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之屬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黃氏曰小道之不可以致遠者聖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而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

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

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它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南軒曰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

信之也屬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尺直尋者矣○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

出入○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行不及處則不免有些子小小事故過者已不足豈可謂之可也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南軒曰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然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為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為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

如之何

灑色賣反埽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達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

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案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未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或問既曰理無大小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以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由其序也○集義程子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謝氏曰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進退上養取誠意出來○楊氏曰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進夫灑掃應對進退之間哉故其始也即此以爲學其卒也非離此而爲道○呂氏曰古之童子未冠爲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之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主於惻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灑掃應對執事走趨之際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之知長之可敬甘於僕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南軒曰小子習爲灑掃應對進退之事

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夫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克之而盡亦初不離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爲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木末爲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爲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黃氏曰程子之言精矣然初學讀之莫有知其說者以易攷之其曰形而上者蓋對形而下者言形非有象之可見將因下文形而下者而爲文言器乃形而下而道則形而上也形而上則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而言也灑掃應對進退雖至粗然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灑掃應對爲小形而上者爲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其曰精義入神者蓋言精究事理極其微妙以至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今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之類是也程子引此與灑掃應對對之言蓋以至粗之事對至精之義也至精之義與至粗之義因不同然至粗之事其所以然者即至精之事也其曰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然之爲言猶曰如此其如此者謂灑掃應對之節文也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者其曰便可到聖人事者蓋灑掃應對雖至小亦不過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然嘗以集注所引程子四段細推之則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十二段所以無小大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至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小大精粗者爲之也亦足以見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或曰集注又以程子第一條說本章文義爲詳盡者然乎曰此亦取其所以

擇傳與倦之義為詳盡耳然以先後二字攷之則程子先後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集注先後以義理之精粗而言則程子之說又不若集注之說為當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云云曰仕優而學為已仕而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

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惡于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未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於學而無窮也○愚案或問引原伯魯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蔡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語不說學以語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未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南軒曰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不害其為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為難與並仁也歟蓋是道也須深潛緝密親切篤志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為難與並為仁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

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或問鄧氏之說如何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焉○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得為孝哉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

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仲尼焉學朝音朝焉於虔反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設訓功烈

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又曰此言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

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云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

通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鄉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一師也大幸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佛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閒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南軒

曰文武之道謂國家之制度典章在當時猶有存者未至盡泯也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至如鄉黨之閒其冠昏喪祭日用飲食亦習乎其教而不自知也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

以能集文武之道而極其大全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言之宮

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八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黃氏曰

通志堂

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禽亦以仲尼豈賢於子貢自今觀之則三人之識見固謬矣然其敢於為此論者亦豈無說且其所謂子貢之賢者何也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厚卑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惟宮牆為然哉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子貢三稱夫子一稱宮牆一稱日月一以天喻其論愈精此子貢之所以為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

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

不自知其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類皆可謂切矣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

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

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南軒曰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升喻聖人之不可及也尤為切至也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憚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心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也子貢知足知此其所造抑深矣○黃氏曰子禽之問見於論語者凡三於夫子聞政則疑其有所求於伯魚則疑夫子之私其子於此章則又疑子貢之賢於仲尼其為人粗率而淺陋可知一言之善則可以為知一言之不善則遂為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之間此言之不可不謹也由志學而立由立而

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已而充實皆可以階而升至於知天命有光輝已非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豈得而階升也哉立之道之緩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榮謂賴之以生故以為榮哀謂失其所依故為之哀戚子貢之稱夫子者如此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而木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也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道豈不曉然而易見也哉此子貢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堯曰第二十章 八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詁

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周

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

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

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序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南軒曰此篇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大法也○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序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可謂得其要矣至其下乃泛及於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者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惟其合於天理當於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者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也是豈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知此○子張問於孔然後知聖賢相傳之道無非實理非若老釋空無之謂也

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馮於度反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

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

卒遽無序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南軒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微倖而苟且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不知

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

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編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朱子集注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

於子思未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

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

情

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勉事齊宣王後

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

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

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曰愚

案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久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

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

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案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于變
 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
 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
 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
 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
 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永叔名修廬陵人○輔氏曰此說判斷二
 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

明白詳盡真可以
 繼子孟之傳矣

孟子朱子序說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僻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王曰何以利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

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

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乘去聲屢食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

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

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祗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殺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利之心則其下化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豪傑豐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行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然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止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

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也○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下條萬緒各有其宜處說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問心之德愛之理俱以體言心之制亦是就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知程子言處物為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商量第二著纔說我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為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是心便傾邪向那邊去故孟子云董仲舒亦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七篇以仁義為首此遠端託始之深意也伊川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又曰孟子初見梁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於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弒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

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
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也矣衍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

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

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

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

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鶴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

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蓋由

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

不賢者雖有比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

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

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

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

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

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而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

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罟罟必用四寸

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愛養之事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

人稱之曰王則半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

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園中不得有

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凶不飢未七十者不

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

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悌頒與同老人頭

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義而飽暖於道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

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

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

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

下之民至焉

等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

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
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觀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

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杖也○孟子又問曰庖有肥肉

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

猶言何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刲靈

略以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

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

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
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
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

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止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幸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

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蓋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

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

不見可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不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

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

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比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

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

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

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

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

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釁音核舍上聲觶音斛音速與平聲○胡斲

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却也觶觫 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見王

牛之觶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理似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救之心不知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

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

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

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豪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

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

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得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此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實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佞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

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

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

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使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淮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巴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也臨也若如

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
 事緣未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
 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國不可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
 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出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

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
 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
 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
 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同意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

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
昏同

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

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罔罔也
反○恒常也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
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通志堂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

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養生之

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

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術猶方便也又曰

術字本非不好底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

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以羊易之是用術處有此術則自家仁心方得流

行○南軒曰保民云者若保赤子之保也宣王自視歉然懼力之不足而不知保

民之道雖甚大其端則不遠患不能體察擴充之耳故孟子引見牛一事以告使

知不忍之心已實有之反而推之也宣王坐堂上牽牛過堂下而不忍之心形於

此蓋不出於計較作為而其端因物發見也曰是心足以土矣言不忍之心正所

固有是足以王也○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而不能

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

理素具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由一本而推之也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此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

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愛無所不被也不推恩無

以保妻子忘其所以為愛之理也○夫行王政者其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

其以生民困苦為己任行吾之所當為而天下歸心焉耳夫欲辟土地朝秦楚自

世俗之務功名者言之則以為有志而自聖賢觀之則特出於伎求矜伐之私耳

宣王惟汲汲於濟其私故顛沛錯亂非惟不能無濟而禍患從之蹈乎欲者固危殆之道也若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為事則是為天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爾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孟子集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